

三味书屋

民间写作的理想与独特性

——众学者谈浦子“王庄三部曲”

晓陶 整理

近日，宁波作家浦子的长篇小说“王庄三部曲”（《龙窑》《独山》《大中》）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整体再版，引发了学界的密切关注与热烈讨论。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中心、浙江省作家协会、浙江文艺出版社、宁波市委宣传部、宁海县委县政府联合主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一部具有生命崇拜意味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民间世界里寻找现代人久违了的勃发的原始强力。浦子凭着自己的民间写作立场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在别人没有涉及的领域，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找到了“独特的我”。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著名文学史家陈思和：浦子是坚持民间写作的理想作家，他的作品是中国文坛中的独特现象。他站在老百姓当中写作，将民间故事与奇妙想象结合在一起，将本乡本土的沉重质感与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历史结合在一起。他并不以概念的图解为目的，而是以生动的故事，阐释了中国式的文明如何产生。叙述手法的自由并没有让人感到丝毫轻松，反而是沉重与压抑。

令人迷恋的行程

——读比尔·波特《江南之旅》

蔡体宽

美国人比尔·波特近年推出的《江南之旅》是“寻路中国”系列的其中一本。从古至今，我们说江南、写江南的文字不计其数，美国作者眼里的江南怎么样、如何讲、写什么？引起我的兴致。

作者所写的江南，大大超出了我们平时想到的那些烟雨蒙蒙、石板小巷、桃红柳绿、小桥流水的“标志物”。看他的行程，从广州、衡阳、衡山、长沙、庐山、南昌、黄山、九华山、南京一路走来，接着是无锡、常熟、苏州、杭州、绍兴、天台山，当踏上宁波时，已将近尾声，最后从宁波到普陀山，面对东海，走完了一趟了不起的旅程。作者文笔大气，语气平缓，将风景与感想在我们面前自然地展开，没有雕琢，谈谐轻松，饱含人情味。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钦敬，让读者不由觉得可亲可近。

比尔·波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汉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浦子的小说是民间的，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的写作。“三部曲”是“文学中的新发现”，小说异常丰饶，包含了历史、社会、人性等诸多元素，在别的作家作品里那些概念化的东西，在他的作品里却是复杂的，具有多重歧义，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是评论家所期待的；小说具有强烈的厚重感，他将漫长的历史拉入到文学的构思中，建构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精神方式、生命方式，书写了扭曲的变异的中国人的痛苦，深刻而又沉重。这种文学的野心和雄心值得敬佩；无所不在没有拘束的想象力，塑造了许多具有浙东地域特点的传奇性人物。浦子是一位“文学潜力非常大的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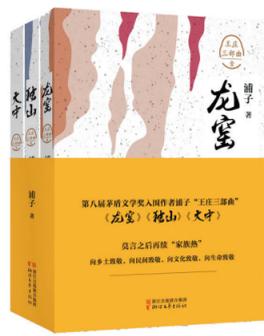
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教授：“三部曲”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种二元对应的思维方式。二元对应的思维方式不是互相否定、互相冲突、互相征服的相克方式，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体现在男性与女性的强势与软弱、男性与女性的争夺与冲突等差异方面，体现在官与民、官与匪、民与高等社会关系之间，体现在西方便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调和方面，也体现在具体的语言表现形式上。这揭示了当时传统农村宗法秩序的完结，又传达出江南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和

谐的可贵性。二元对应的思维方式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和谐的可能性，这就与莫言等作家关于宗法社会的写作有了区别。

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评论家杨剑龙：浦子的创作是“五四”文学发展的一种延续，主要体现在他浓郁的乡土情结及传承了“五四”以来的乡土叙事。他庞大的史诗创作与民俗意味结合得相当充分，“三部曲”从晚清、民国一直写到当代，将王庄三代人与中国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浦子对语言的驾驭十分成功，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雅俗共赏。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汪政：浦子史诗化的叙述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是挑战自己的写作。这种写作是长篇小说里面的传统工艺，就快失传了。如何驾驭百位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要作家花费时间去打磨，不能用急功近利的心态去处理。这也体现了浦子巨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当代文学应当把这种传统的美学工艺传承下去。

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姚晓雷：浦子的“三部曲”是“有分量的小说”，挑战了既往的阅读经验。这



部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寡妇翠香以为那是一条狗。满天的白雪，一朵一朵地就从地茅厕的屋檐往下掉”，似乎是贾平凹式飘逸、灵性的语言。然而继续阅读，可以感受到语言背后有一种沉重的东西。浦子就像这个时代中一个惆怅的乡土诗人，用雅俗结合的乡村图景来表达对社会的思考。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青年评论家金理：小说主角的独特性在于虚实的塑造。王世民为沉闷保守的乡土中国的村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从头到尾没有人知道这个神秘外来客的身世和来历。不过，小说中至少可以找到两处暗示，一是那场大火本身具有复杂的象征意味，它意味着光明、温暖，也意味着痛苦和死亡。它既是毁灭，也可能是一种新生。另一处暗示是，他总是模模糊糊地提到日本、英国等国家，可以揣测他来自一个文明形态比王庄更先进的国度，而他想要依靠残存的记忆，把自己在其他国度中习得的那些制度措施进行移植。小说中他又变回“肉球”，这是类似于庄子寓言的反省。

荐书

《白鹭》



2017年3月17日，被誉为“今日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布罗茨基语）的德里克·沃尔科特去世，享年87岁。这位1930年出生的诗人、剧作家和画家，1992年因其诗歌“具有伟大的光彩，历史的视野，献身多元文化的结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1年，凭借古稀之年的封笔之作《白鹭》而获得艾略特诗歌奖。

诗集《白鹭》的翻译者程一身在《代序：诗歌超人的词语组合》中如此评价诗人：“写寻常的现实，用晓畅的语言、复杂的技术，达成精确清晰的效果，沃尔科特几乎是诗歌超人。”在组诗《白鹭》中，沃尔科特用奇特的想象，把人带入了一种纯美的诗意的想象之中。他写白鹭，“每只都像是一个潜行的水罐”；写天空，“天空那湿透的帆布像一次绝望的航行”；写树林，“树林不

| | |
|----|----------------|
| 作者 | (圣卢西亚)德里克·沃尔科特 |
| 译者 | 程一身 |
| 出版 | 广西人民出版社 |
| 日期 | 2015年6月 |

再是树，而是奔腾的海浪”。在《金合欢树》中，诗人说：“风是明亮的，影子跃动如悲伤，/我打开他们的书，看见他们遥远的身影/临近并不断抵达，他们的嗓音被书页/中的一朵云听到，像我脑海里柔软的涛声。”如此诗意的表达几乎接近写作的极致。

身为诗人和画家的沃尔科特，在诗歌创作中经常呈现强烈而清澈的画面感。在《西班牙组诗》中，他写“一列火车在一个句子里穿越烧焦的平原”。《意大利——献给保拉》中，他写：“光/老子酒，一朵云像一块桌布/在树叶下铺开迎接午餐”。

程一身曾如此点评沃尔科特：“他的写作以地方性为主，但视野极其开阔，很多诗里都迸溅着浪花，那是他故乡的特色，也是他祖国的象征。”因此，即使是写《码头之夜》，沃尔科特也下笔不凡：“在这个橙色的时刻，光读起来像但丁，/三行一节，它们对称的张力，/从帕拉迪索读出的安静节拍/像一条无篷小船用它的桨划出/韵律稀疏的诗行”。（推荐书友：虞时中）

《脸大了不起啊 还不是要抱抱》



“无论你是否遇到什么，无论你将遇到什么，放心，有‘大脸’一直陪着你。”这是一对情侣、一只龙猫和一只兔子的居家暖心生活实录。

整部作品以温馨治愈为主调，开篇几页是前言与简述，将作者为何写、如何写这部作品的缘由进行了简单阐述，寥寥几笔却足以拉近作者与读者、读者与故事之间的距离。“大脸”龙猫为什么会来到作者家里、龙猫为什么叫“大脸”以及“大脸”来到作者家里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似平常又十分温馨。比较

| | |
|----|-----------|
| 绘著 | 韩子获 |
| 出版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日期 | 2017年8月 |

出彩的是精致到位的细节描写：龙猫异常热爱苹果枝，热爱到不能自拔；龙猫会给自己洗脸，也会怕生，会吃自己的房子……而贯穿整部作品的，是人与动物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于动物的各种宠爱呵护。

书中还有一处细节能激起读者好感——作者给龙猫投喂了不适合的食物或者做了碍龙猫成长的事后，会紧接着附上小贴士，告诉读者这样做的危害以及正确的做法。

不禁会拿这部作品中的龙猫与宫崎骏的《龙猫》加以比较，它们都那么可爱单纯，善良温和。通过这本书，走入一个有着“大脸”龙猫和兔子君的萌宠世界，你也许会找到仍旧平凡却无比快乐的自己。

（推荐书友：许芳洁）

《画里晴川》



| | |
|----|-----------|
| 作者 | 朱万章 |
| 出版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日期 | 2017年8月 |

的大人物，虽耳熟能详，却不免人云亦云。洞察到这一漏洞的朱万章先生选择了钩沉史料，在厚厚的故纸堆中翻阅，采用史学界颇为流行的“中层理论”原则，以“纵横并存”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他在区域性美术中的详细观察，同时也将目光下探，带读者进入偏僻的角落找寻被掩埋的闪光点。例如，他在“鉴画论画”“梧轩消暑”中都提到了居廉、余英、赵之谦、钱慧安、高奇峰、孙星闾……朱万章先生做了尽可能多的考证，道他人所未道。

作者本来是学历史出身的，意外地被分配到广东省博物馆的书画组，同时又恰好对书画有浓厚的兴趣，便一拍即合地扎根于这项工作。因为在博物馆工作的有利条件，平时工作时他能接触到很多来馆里看画或做学术访问的书画名家，从他们那里，作者直接或间接地学到很多书画鉴定的知识。个人情趣的“逸”和专业知识的“实”相互补充、调剂，让朱万章在书画作品理解上，更加的独特和全面。

（推荐书友：钱雨婷）

品鉴

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

——读赵小斌《书海余生》

车厘子

这是中央编译出版社今年9月才刚出的新书，我拿到手时似乎还冒着热气，意外惊喜的是，虽是网购的书，撕开塑封发现扉页竟然有作者“赵小斌”的签名。当然此作者并非什么如雷贯耳的名人，大概只有豆瓣网的常客兴许略知一二，他是一位资深爱书人，藏书颇丰，但在现实生活中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赵小斌本职从事金融业，陕西人，现居北京。生于1980年的他，30余年坚持读书，家中藏书万余册，且开设个人微信公众号“书人书事”。两年间，写作书话文章100多篇，并精挑细选40篇，集结出版乃成此书。作者通过记录自己读书、买书、散书的故事，描绘记忆中那些书和人的美丽画面。作者有个更形象的网名，叫“书虫”，这同时也是书中提到的他大学期间特别流行的外语教研出版社出的一系列英文小说的丛书名。比作者小着几岁的我，倒还真是记得自己中学时代的在书店里翻看这个系列的英文简写本，只不过当时赵小斌看的是简·奥斯汀，而我

看的是勃朗特姐妹。

回到“书虫”先生的这本书，全书分为“人书俱老”“书窗漫笔”“书风风景”“书卷多情”四辑，既梳理了一个狂热爱书人30多年的私人阅读史，回忆了一个家庭在平凡岁月中的书事日常，也追溯了众多中外经典作品的版本流变，以及作者在阅读中与它们产生的种种情愫，更介绍和普及了不少与书店、书市相关的趣事和掌故。

“人书俱老”中的文章，虽然涉及书，但其实主要是写家人、叙亲情，这从《父亲的行李箱》《母亲的缝纫机》《哥哥的铅笔盒》《妻子的衣帽间》《女儿的小书架》等篇名中即可看出来。父母基本上是不看书的，可是他们一直陪伴着儿子读书，直到“我”离开家乡去北京上大学。母亲的缝纫机曾充当了作者童年的书桌，而父亲的行李箱，则装满了“我”要带去大学里看的书。不料途中遭遇山体滑坡，箱子笨重多有不便，“我”几欲把书扔掉，但父亲坚持“一个人用双手将行李箱举过头顶，扛在肩头前走了”——这一背影的定格堪比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作者的妻子更是一位贤妻，舍弃了自己心心念

尔·波特的旅行文学让他在中国名声大震，他的叙述口吻并非晦涩谨慎的，而是清晰明确的，字里行间充满了闪光的独白。”一些即景的随感颇有见识，犹可一谈。

作者与他的同伴初到广州的当晚，谈论着此行的事宜和计划要参观的地方，“哪些山，哪些庙，哪些圣地，哪些历史景点甚至城市，哪些我们所佩服的人物很早前以前生活和故去的地方。我们都同意把拜谒中国古代的著名诗人作为我们此行的重点。”说着，说着，在激动之余，他们写下了这次旅行的第一首诗：“在江边榕树的伞盖下，我们开启了三瓶啤酒。伴着天上的月亮干杯，朦胧的月光罩着江流。”风趣又有人情味，文章的质朴，态度的率真，给人带来无限快乐。

到了苏州，比尔·波特一行本想在“松鹤楼”餐厅用餐，一看菜价，觉得太贵了，正在踌躇，忽见太监弄那有家“绿杨馄饨店”，门口排着队，觉得这是个征兆，



本书，精美的装帧又令人爱不释手。封面醒目的背景是温暖的阳光洒进室内，静静照在一把安详的摇椅上，摇椅后面是一壁密密麻麻又齐齐整整的书墙，色彩鲜艳，想必就是作者家中书房的陈设，着实让人有“望洋兴叹”之感。难怪书名取作《书海余生》，作者的余生，果真要徜徉在这片壮丽的书海中了。

清人对联中有一名句“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尼采说，若有一座花园和一室藏书，我就别无所求矣；而博尔赫斯说，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显然都讲了同一个道理。有生之年，能做赵小斌这样的一条“书虫”，寄身书海，优游岁月，可不正是天下第一等好事么！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